

## 女兒與動物

### 南方壺

女兒小時候，有回我們去墾丁，已忘了是跟誰去的。她玩得很高興，還得到一隻寄居蟹。夕陽西下，驅車回高雄。途中在林邊晚餐，也沒多想便將寄居蟹留在車上。用完餐上車，只見寄居蟹不知何時爬出殼外，已氣絕而死。女兒深為自責，覺得都是她的錯，不該將牠留在車上，讓牠悶死。一路哭哭啼啼地回到高雄。

又有回不知如何得到兩隻小蝸牛。幾天後死了一隻，女兒覺得不宜再養，應該該牠回到大地，於是決定要放生。怎麼放呢？很容易被踩死。我們用紙摺個小盒子，裝著小蝸牛，走到住家附近一塊空地，祝福一陣之後，放下那個盒子。後來偶而經過還特地去看一下，只是蝸牛已不在。

曾有一次女兒想養金魚。我們到一家水族店，但見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。要務實一點，問那一種魚最好養？老闆指著一個魚缸說，這種都不要管它。女兒高高興興地買了一些回去。第二天死了一大半。晚上又帶女兒去水族店。跟老闆訴苦，老闆顯得很訝異，讓我們心虛不已。又買了一些，可能也被告知一些注意事項。只是徒勞無功，魚啊魚啊水中游，在短短數日內，相繼身亡。那時女兒便理解到，我們家是不擅長養動物的。

心在南方

幾十年來，國內小學生在某個年級便會流行養蠶，女兒自然也不例外。一條條肥嘟嘟的蠶，我看起來與毛毛蟲差不多，只是蠶是白色的，而且沒有毛。牠們整天吃個不停，邊吃邊拉，知足常樂。女兒愛得不得了，小心呵護著牠們。雖有幾隻不幸短命而死，但終於有三隻結成繭了，女兒頗有成就感。一日看三回，盼望再盼望，都過了預產期許久，却無一破繭而出，功虧一簣。我也遺憾不已。

下一個動物情是烏龜，約開始於小學三年級下學期。女兒自小喜歡烏龜，喜歡忍者龜的故事，還收集了不少貝殼做的烏龜，磁鐵等。我們家櫃子中，現在還放了許多各式烏龜。我曾跟女兒說她屬烏龜，她當然不信，說她屬老鼠。我用各種方法說她其實是屬烏龜。最後她讓步了，說“我雖然是屬烏龜，但我不是真的烏龜”。好卑微的願望，真令人憐惜。某日帶了兩隻巴西綠龜回家，應是她姑婆接她時買給她的。她快樂地放在臉盆中並置於客廳。烏龜是真的好養，似乎不用吃什麼東西，也不太動，一付哲學家的樣子。但有一次居然不見了一隻，不知牠如何爬出臉盆？那麼小一隻，臉盆又如此光滑。上窮碧落下黃泉，找遍全家，不見芳蹤。流浪到何處？我們都百思不解。隔了約兩個月，却悄然出現。趕緊再放回臉盆，也不能處罰牠怎麼亂跑。經過一年多，一隻不幸去世了。女兒更加留意第二隻。那段養龜的日子，的確給我們家增添很多樂趣。雖然烏龜你怎麼逗牠，牠都不會有反應的。

心在南方

某日女兒發現烏龜似乎病恹恹的，心急如焚。常跟她媽媽商量如何治病？兩個蒙古大夫，還放了一些我搞不清楚是什麼的藥進臉盆中。可惜沒有妙手回春，終於還是抵不過病魔的摧殘。可憐的烏龜香銷玉沉。這隻討人喜愛的烏龜，在我們家待了約兩年，不知是不是牠生命中快樂的兩年。我帶著傷心的女兒，到中山大學理學院中庭那棵大榕樹下。沒有鏟子，起先用隻鋼尺，但土可真硬，改用剪刀挖了一個約 20 公分深的洞。女兒將那隻她用面紙細心包好的烏龜放進洞中，默禱一番，將土輕輕覆上。那隻烏龜自此便長眠在中山大學理學院，多少相思在夢中。

就是那天起，女兒不再養任何動物。那時她應快 11 歲。  
(96.08.21)